

光明日报丛书

杨西光 主编

# 社会变革中的 哲学思考

● 1978至1986年《哲学》专刊论文选 ●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日报丛书  
杨西光主编

# 社会变革中的哲学思考

——1978—1986年《哲学》  
专刊论文选

光明日报出版社

---

2608/3415

## 社会变革中的哲学思考

杨西光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10千字

1987年 12 月第一版 1987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1—7,780册

统一书号: 2263·009 定价: 2.70元

ISBN7-80014-063-6

B·0002

## 《光明日报丛书》总序

杨 西 光

这套丛书取名为《光明日报丛书》，辑录的都是建国以来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过的学术、理论文章。其目的，在于保存我国学术、理论方面通过《光明日报》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历史资料，并通过这些历史资料，从一个侧面回顾我国学术、理论发展所经过的曲折的历程。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回到了唯物主义路线的轨道，同时也使我们有条件来吸取我国学术、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建国初期，在理论宣传方面，曾做过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普及社会发展史的工作，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熟悉马克思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大规模地展开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一九五六年，对“照搬苏联”的注意克服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使各门学科的理论、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开始出现繁荣的气象。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最终没有形成。一九五七年以后，频繁的政治运动致使学术、理论界毫无宁日，学术批判（实为政治批判）连绵不断，且常常

成为某项政治运动的前导，直至“文化大革命”，万马齐喑，人人自危，学术、理论研究成为一项危险的事业。粉碎“四人帮”以后，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我国学术、理论研究得以重新复苏。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逐步深入发展，学术、理论研究初步呈现出百花竞放的生动局面。

虽然，“左”的思想仍时有影响，理论与实际脱离的问题还需进一步解决，但理论、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毕竟是越来越好了。在“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方针的指导下，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贯彻执行，我国的理论、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光明日报》作为一份面向知识界，以科学、教育、文化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报纸，反映我国的理论、学术状况是它的一大特色。在我国理论、学术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光明日报》都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我国学术、理论界走过的道路，也可看出报纸这方面的编辑工作的面貌。选择其中一部分，辑成丛书，可以鉴往知今，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中得出某些带规律的东西。这对于今后繁荣我国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开展学术理论研究和争鸣，以及改善报纸编辑工作，不无裨益。往者应为鉴，来者需力追，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

本丛书拟分真理标准的讨论、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建国以来的学术批判、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册，所录各文，不加改削，以保留历史原貌。其中有些笔墨官司，乃历史所使然，不是纠缠谁是谁非，而是共同总结经验，一齐向前看。

## 前 言

收入本书的，是1978——1986年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过的部分论文。

1978——1986年，是我党历史上的重要年代，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正是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开始了伟大的社会变革。

社会变革呼唤着哲学的思考，哲学的思考又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1978年5月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端正全党的思想路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后来逐步开展的全面的拨乱反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哲学的思考是深沉的。它既包括对历史的反思，又包括对现实的探讨；既包括对其他领域带普遍性问题的升华，又包括对本领域某些失足的自责。这一点，从《哲学》专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论文，关于拨乱反正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有关哲学问题的探讨，关于改革的哲学思考，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的论著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哲学的思考是无私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它一旦发现自身的逻辑矛盾，就立即纠正；它一旦感到自己对某些社会现

象无能为力，就深切不安；它一旦认识到自己远离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就奋起直追。因此，哲学的思考，既包括对自己理论体系中基本原则的坚持，又随时不忘自我批评和发展。它清醒地认识到：不坚持，就会失去发展的方向；不发展，自己就会变得苍白无力，乃至生命完全枯竭。从《哲学》专刊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开展的一系列讨论（包括专栏）中，读者可以品味到哲学思考的这种无私性和严肃性。

哲学的思考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一是指它的触角可以伸展到各个角落，不能人为地加以限制；二是指在哲学思考中必须坚持“双百”方针，不能强制与压服。这是哲学思考的规律，也是真理发展的规律。九年来，《哲学》专刊正是试图这样做的，并力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做得好些、更好些。这期间开展的关于唯物辩证法规律和范畴的讨论，关于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特征的讨论，关于实践目的是否衡量实践成败标准的讨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关于矛盾同一性含义的讨论，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讨论，关于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讨论，关于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讨论，以及“现代自然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等等，都是力图体现上述思想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只选编了《哲学》专刊的一部分文章。从字数上说，它还不到九年来所发表的论文总字数的十分之一。从我们的主观意图来说，是想通过这本书，基本上把九年来《哲学》专刊的轨迹描绘出来，但水平所限，究竟客观上如何，那就要靠读者来评判了。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是李景瑞、李瑞英。

# 目 录

|                                                         |                  |
|---------------------------------------------------------|------------------|
| 《光明日报丛书》总序.....                                         | 杨西光 (1)          |
| 前言.....                                                 | (1)              |
| 学习恩格斯对天文学的光辉预见.....                                     | 殷登祥 (1)          |
| 论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自然<br>科学家的联盟.....                            | 方立天 (12)         |
| 实践和物理学理论的发展<br>——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物理学革命看<br>真理观的斗争.....         | 申先甲 (24)         |
| 恢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地位.....                                       | 李辛生 (35)         |
| 应当重视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br>作用.....                            | 肖云儒 (41)         |
| 重评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                                  | 金  睿 (47)        |
|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毛泽东哲学思想<br>的特色.....                           | 杨  超 (59)        |
| 坚持唯物主义，不能不批判唯心主义<br>——回顾“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br>“论战”及其教训..... | 马振铎 雷镇阔 张义德 (68) |
| 历史主动性和历史局限性.....                                        | 李洪林 (80)         |
| 发现胶子踪迹的哲学意义.....                                        | 王鹏令 (90)         |
| 试论人性.....                                               | 胡义成 (94)         |

|                        |                     |
|------------------------|---------------------|
| 观察的客观性和辩证性·····        | 吴开流(102)            |
| 试论破与立·····             | 吴定求(110)            |
| 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 林 韦(117)            |
| 关于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       | 黄万盛 王润生(129)        |
| 评关于“机械唯物论”的批判·····     | 李秀潭(138)            |
| 重评“综合经济基础论”·····       | 姚伯茂(146)            |
| 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践中的原则问题·····  | 胡福明(157)            |
| 认识论不要忘掉了人·····         | 王若水(164)            |
| 略论需要·····              | 刘 奔 李连科(176)        |
| 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精神生活·····    | 张义德(181)            |
| 论人心所向 ·····            | <b>李秀林</b> 郭 湛(189) |
| 联产承包责任制与道德进步·····      | 文 竹(196)            |
| 关于人生观理论与人的价值问题·····    | 尹继佐(205)            |
| 关于感觉的几个问题·····         | 王树茂(211)            |
|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物质一元论·····     | 王鹏令(217)            |
| 改革与社会心理·····           | 李明华(226)            |
|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内在联系问题····· | 奔 流(234)            |
| 生活方式与历史唯物主义·····       | 钟国兴(239)            |
| 论才能升值·····             | 吴 桐(245)            |
| 略论个体的主体积极性·····        | 张 鸣(252)            |
| 哲学应成为创造和探索未来的工具·····   | 金观涛(258)            |
| 关于繁荣哲学研究的一些思考·····     | 薛德震(261)            |
| 把哲学研究的立足点移到实践上来·····   | 远志明(264)            |
| 知识结构要有一个变化·····        | 李景源(267)            |
| 中国哲学史研究管窥·····         | 谢幼田(269)            |
| 简论重复实践的逻辑意义·····       | 李景源(273)            |
| 系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 魏宏森(278)            |

|                         |                  |
|-------------------------|------------------|
| 从控制论的发展看哲学的变革·····      | 童天湘(282)         |
| 现代自然科学与三种哲学传统·····      | 柳树滋(286)         |
| 大爆炸宇宙学与哲学现代化·····       | 殷登祥(290)         |
| 社会主义劳动目的的两重性及其道德意义····· | 陈 升(294)         |
| 关于实在观的思考·····           | 罗嘉昌(299)         |
| 社会现象的随机性与统计决定论·····     | 罄 禾(304)         |
|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      | 庞 朴(312)         |
| 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   | 肖雪慧(318)         |
| 中国古文化的“土壤分析”·····       | 冯天瑜(323)         |
| 谈谈社会主义公正原则·····         | 兰秀良 程立显(329)     |
| 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系统的探索·····      | 张立文(334)         |
| EPR实验和物理实在观·····        | 董光壁(339)         |
| 群体道德与个体道德               |                  |
| ——关于道德体系出发点的断想·····     | 王 磊(345)         |
| 现代化：现实的人对现实的超越·····     | 远志明(351)         |
| 对“物质无限可分论”的再认识·····     | 金吾伦(356)         |
| 哲学要为科学辩护                |                  |
| ——兼评《哲学研究》的             |                  |
| 一个按语·····               | 董光壁 韩增禄 金吾伦(362) |

# 学习恩格斯对天文学 的光辉预见

殷 登 祥

革命导师恩格斯为了完整地确立和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  
自然观，曾刻苦研读了一系列精密的天文学著作，写了许多  
文章和札记，从哲学上对当时天文学的最新成就作出了深刻  
的概括和总结，还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下，对当时天文学中尚未解决的某些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的  
预见，为我们树立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  
光辉榜样。

十九世纪中叶，在天文学中，围绕着太阳熄灭以后还会  
不会再生这个问题，展开了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当  
时，对这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的回答：一种回答是，太阳熄灭  
以后不会再生。德国物理学家克劳胥斯提出的宇宙“热寂  
说”，认为宇宙中一切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命的等  
等运动形式，终将全部转化为热运动，而热量不断地从高温  
处传向低温处，最终达到处处温度均衡，丧失转化为其它运

动形式的力量，进入一切运动都终止的“热寂”状态。因此，宇宙中的一切天体包括太阳在内，在热量衰竭而死灭以后，就不会得到再生。另一种回答是，太阳熄灭以后可以再生。德国天文学家策尔纳认为，熄灭的天体的僵死状态，“可能仅仅由于外部的影响，例如，由于和另一个天体碰撞产生热而停止”。再一种回答是：“不知道”。德国天文学家赛奇说，当太阳和整个体系逐渐死灭的时候，“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力量能把死了的星系恢复到最初的炽热的星云状态，并使它再度获得新的生命呢？我们不知道”。

恩格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这三种回答作了深湛的剖析和评述。他尖锐地批判了克劳胥斯的“热寂论”，指出这是一种适应神学需要的荒谬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愈来愈冷却，宇宙中的温度愈来愈平均化，因此，最后将出现一个一切生命都不能生存的时刻，整个世界将由一个围着一个转的冰冻的球体所组成。我现在预料神父们将抓住这种理论……既然这种理论认为现在世界上转化为其他各种能的热能的数量日益超过可以转化为热能的其他各种能的数量，那末，作为冷却的起点的最初的炽热状态自然就绝对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理解，因此，就必须设想有上帝存在了。牛顿的第一推动力变成了第一炽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67页）对于一些天文学家所提出的太阳熄灭以后可以通过和其它恒星碰撞而复活起来的理论，恩格斯则明确指出，承认已死太阳的复活是正确的，但这些天文学家由于只承认机械运动向热运动的转化，没有提出热运动向其它运动形式的转化，因而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最终将导致“热寂论”。恩格斯说：这种理论“承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由于天体的连续不断的相互坠落于其上，一切现存的机械运

动都变为热，而且这种热将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因此尽管‘力不灭’，一切运动还是会停下来”（《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页。以下引自这部著作的文字，仅注明页码）。至于有的天文学家对已死太阳复活的问题持“不知道”的态度，恩格斯则指出，采取这种无用的拖延或回避的办法，往往会陷入不可知论和神学的泥坑。

恩格斯非常清楚，太阳熄灭以后还会不会再生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一切天体死灭以后能否再生的问题，因此，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自然科学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宇宙是否无限发展的重大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单靠经验的自然科学是很难解决的，这个问题已经进入了理论自然科学的范围，必须依靠正确的哲学理论的指导。

恩格斯深刻指出：“现在，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就不能继续存在。”（第21页）

恩格斯首先精辟地阐述了运动不灭的原理，他指出，物质的无限多样的运动形式在量上和质上都是不灭的，在量上既不能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灭，只能按照严格的数量关系互相转化，在质上它本身具有的相互转化的能力永远不会丧失，转化条件的产生能力也存在于物质本身。接着指出，否定已死太阳的复活就必然否定运动不灭原理。因为如果有人认为太阳系死亡以后不能复活，那末就是说“物质在其无限存在的整个时期只有唯一的一次，而且是在一个和它的永恒性比较起来只是无限短的时间内，有可能分化自己的运动，从而展开这个运动的全部丰富内容，而在此以前和以后则永远只局限于单纯的位置移动”（第21—22页）。这种观

点否定了运动在质上的不灭，是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走向神学，因为既然太阳系死亡后，丧失了重新炽热起来的能力，那末太阳系最初的炽热状态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不能不求助于上帝。

恩格斯又运用运动不灭原理，从正面论述了太阳熄灭以后的复活。他指出，既然有一个时期，我们银河系的物质把如此大量的运动转化成了热，并从中发展出千万个太阳系。如果我们不求助于造物主，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形成我们银河系的炽热原料，是按自然的途径即通过运动的转化产生的。同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太阳系将来的残骸也一定会重新变为新的太阳系的炽热原料，而继续无限的发展过程，因为“这种转化是运动着的物质本来具有的。从而转化的条件也必然要被物质再生产出来，即使是在千万年后多少偶然地、但是以那种也为偶然性所固有的必然性再生产出来。”（第22页）

恩格斯还对太阳熄灭以后如何复活的问题，从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科学预见：“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在这种运动形式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因此，阻碍已死的太阳重新转化为炽热的星云的主要困难便消失了。”（第23页）恩格斯的这一预见，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运动不灭原理，坚信各种运动形式无限转化的能力，指出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坚持热的放射和热的集结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指出放射出去的热一定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宇宙中的天体不仅有从生到死的转化，还存在着从死到生的转化。整个宇宙就在这不断的生死转化中无限地发展

着。

但是，恩格斯丝毫没有企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代替自然科学具体解决放射出去的热如何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以及如何在这种运动形式中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恩格斯明确指出，“指明这一途径，将是以后自然科学的课题”（第23页），“要用我们已有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须经过很长的时间”（第261页）。恩格斯还指出：“运动的数量是无限的，即不可穷尽的，这个一般的论断对克服每一个别场合的困难同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它也不能复活已经死灭的宇宙”（同上）。这就是说，哲学只能指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研究，更不能代替自然科学作出具体的科学结论。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愈来愈证明恩格斯科学预见的正确。现代天文学表明，今天宇宙各部分的温度仍然千差万别。星际空间弥漫物质的温度低到摄氏零下100多度、200多度，有些地方离绝对零度（ $-273^{\circ}\text{C}$ ）不到10度。另一方面一般恒星中心温度高达几百万、几千万度，甚至有达十亿度的。宇宙空间丝毫没有温度平均化的趋向。现代天文学还测定恒星的年令有小到只有几万、几千万年的，也有大到100亿年以上的，年轻的恒星正在热起来，年老的恒星正在慢慢冷下去。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在宇宙间热并不是向单一方向变化而达到热寂状态，而是在热的放射的同时必然有热的重新集结，热的放射和集结是互相转化的，由于热的放射而死亡的天体，必然会由于热的重新集结而在新的水平上复活起来。

从十八世纪以来到十九世纪中叶，在天文学中争论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在银河系之外还有没有星系？一种意见认为，在银河系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与银河系相似的恒星系统，如瑞典学者斯维登堡曾指出，因为宇宙在空间上是无限的，所以象银河系这样的恒星系统可能不是唯一的体系；1750年美国学者赖特提出银河是无限宇宙中的恒星“岛屿”之一，亦即“宇宙岛”；1755年康德认为当时所观测到的云雾状天体，即星云，实际上就是遥远的恒星系统；1761年德国学者朗白尔认为，类似银河系的恒星体系是无数的，并且构成宇宙无穷等级中的一个等级。这些观点虽然是从宇宙无限性得出的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观点，但缺乏具体的科学论证，而且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往往掺着机械论和神创论的杂质。还有一些从事实际观测的天文学家，如赫歇尔、罗斯，认为有一些在他们的巨型望远镜中未分解出恒星的星云就是一些遥远的恒星系统。但这仍是一些科学上的猜测，由于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也往往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另一种意见认为，银河系就是宇宙间唯一的天体系统，如俄国天文学家O·B·斯特鲁维认为，宇宙在空间上虽然是无限的，但其中完全可以只存在着一个广延性巨大的天体，一切可见的天体都属于这唯一的星系。这种观点把空间和物质割裂开来，从而导致唯心主义的宇宙有限论。

由此可见，在银河系外是否有星系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而且这个问题也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同时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恩格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在吸取前人思想成果

的基础上，总结了天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具体地分析和回答了这一问题。

首先，恩格斯根据当时天文学的成就，考察了银河系的结构、恒星分布、大小等。他依据意大利天文学家梅特勒的假定，指出“最外面的银河环的距离为几万光年，也许为几十万光年”（第252页）。因此，银河系只是一个有限的恒星体系。因为宇宙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即“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反杜林论》第47页），所以恩格斯把银河系形象地称之为“我们的宇宙岛”（第251页），即无限的宇宙海洋中的一个岛屿，此外还有“其他一切无数的宇宙岛”（第21页）。

其次，恩格斯总结了当时天文学对星云的研究成果。他说：“星云……有各种程度的可分解性，直到完全不可分解性……。罗斯的巨型天文望远镜又把许多星云都分解了。”尽管如此，大多数星云“甚至在最高倍的天文望远镜中也只是刚刚能看到”（第253页），仍然不能分解为单颗的恒星。恩格斯在这里概述了人类对星云的一段认识史。十八世纪中叶，康德曾猜测，云雾状天体是与银河系类似的恒星系统。1789年赫歇尔制成了122厘米口径的大望远镜，把一些星云分解为一群暗星，但有些星云仍然不能分解。1845年爱尔兰天文学家罗斯爵士，安装了一架183厘米口径的反射望远镜，查明了一些在赫歇尔望远镜中看来似乎是浑然一片的星云具有恒星的构造，当然还有某些星云不能分辨出单个的恒星。但是这个历史事实表明，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随着望远镜口径的增大，那些在当时最大的望远镜中仍未分解出恒星来的星云，有一些就很可能被发现是远在银河系之外“遥远的宇宙岛”。恩格斯曾根据当时的科学水平指出“不规则的